

台港名家
散文自选

高速的联想

TGMJ

TAIGANGMING
JIASANWEN
ZIXUAN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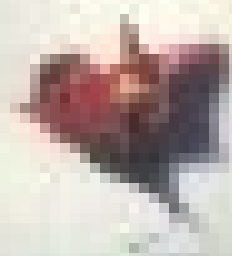
余光中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高速的联想

「GMI」

From Culture Connection
to Communication
GMI
CONNECTION



廖光華 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台港名家散文自选丛书

高速的联想

余光中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高速的联想

余光中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 5/8 插页 4 字数 179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6-2457-1/I·2192

定价:12.80元



余光中

内 容 提 要

余光中散文享誉中外，在台湾文坛被称为技艺的“魔术师”，其作品风格华美、明快幽默，集诗、画、音乐的精灵为一体，饱含悠远精微的情思和时代、人生的探索。

本书所选 35 篇散文，都是其有代表性的作品。

自序

作家老来而有自选集，正如画家晚年而有回顾展：一生感情的起伏、风格的蜕变，可向其中追寻。纳入这本散文选的三十五篇作品，依其篇幅、分量，分为二辑。第一辑都是两千字以内的所谓小品文；第二辑则是长文，其中短者也近千字，长者更达七八千字，甚至超过万字。我一生所写散文，约在一百四十篇上下，小品与长文各为一半。纳入这本选集的十二篇小品，约为我全部小品的六分之一，而所选的二十三篇长文，则占我长文产量的三分之一。

现代散文集里习见的作品，多为小品，不但篇幅简短，分量也似乎较轻。以画为喻，我总觉得小品的格局有点像水彩，若要油画的气魄，恐怕还得经营长文。

文章的长大与短小，当然不尽取决于字数，还要看它语言的密度和思想的深度。我国古文大家几百字的一篇短文，就其文笔的精炼、思想的邃深、布局的呼应而言，往往抵得过千百篇拖沓而浅显的白话文。当代的散文家若不能高悬韩潮苏海为榜样，而仅仅安于“五四”以来的断代，品格恐怕就高不起来。

此地所选的三十五篇散文，分别摘自我的十本文集，无

论在主题、风格、写作年代上，均求其取样多般。不过我的写作习惯，在文类的区别上有点“乱伦”，啊不，有点“混血”。我写散文，往往以诗为之，而写评论，又喜欢用散文之笔。所以我的散文不全在散文，因为它往往偷渡入境，出现在评论文章之中。例如长文《巴黎看画记》，本质上是论画之作，但转弯抹角之处常见如下的句子：“自从有了莫内，所有的风景都变了，风景其实没变，是我们的眼睛变了。莫内在我们的眼球玻璃体上施了一些什么小手术，以后，我们就把阳光，把流泻的黄金当酒喝了。我到巴黎的那天，天色薄阴，地平线上凝着永远拧不干的灰绿水云，偶尔日光一绽，也就像守财奴的金库，方启便关。”

像这样抒情的段落，在我的评论文章里，简直成千上百，俯拾即是，所以要尽窥我的散文世界，就不能只看我写的纯散文。换言之，我常常把原为知性的文章感性化了，乃得在知性与感性之间自由出入。也因此，我在写评论文章的时候，字斟句酌，对文采所费的心血，不下于经营创作。

我的第一本文集叫做《左手的缪思》，当时以为，散文不过是我的副产品。原为无心插柳，不料绿荫成堤。我认真写诗，始于二十一岁，但是写出第一篇散文《猛虎与蔷薇》，已经二十四岁。文笔不但比诗笔挥动得晚，而且开始的几年，也不像诗笔那么挥动频频。我的散文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才突飞猛进。纳入这本散文选的三十五篇作品里，最早的一篇《石城之行》写于一九五八年，最晚的《另有离愁》写于一九九四年，前后正好三十六年，平均每年一篇。实际的分配却非如此，而是略古详今，比较强调八十年代以来。

两岸交流渐频，近年常收到各省读者来信，说希望能多

读到我的作品，却恨无处可寻。隔海的热情，纸上犹温。现在自编了这本散文选，得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天津印行，也算是我给内地读者的一封信，近年的心愿当可了却。

一九九五年六月于高雄

目 录

自 序.....	1
----------	---

第 一 辑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	3
论天亡.....	7
朋友四型.....	9
沙田山居	12
八素寸心	16
夜读叔本华	20
西吹的夏天	23
重访西敏寺	26
凭一张地图	30
驶过西欧	34
众岳崢嶸	38
另有离愁	41

第 二 辑

之行	47
----------	----

地 图	55
鬼 雨	63
逍遥游	72
唛呵西部	80
南太基	96
丹佛城.....	107
山 盟.....	118
听听那冷雨.....	129
高速的联想.....	136
思台北,念台北	143
催魂铃.....	150
牛蛙记.....	157
我的四个假想敌.....	165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172
古堡与黑塔.....	182
飞鹅山顶.....	191
风吹西班牙.....	199
德国之声.....	211
梵天午梦.....	223
莫惊醒金黄的鼾声.....	235
依瓜苏拜瀑记.....	246
自豪与自幸.....	258
作者著作出版纪要.....	266

第
一
辑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

莎士比亚先生：年初拜读您在斯特拉福投邮的大札，知悉您有意来中国讲学，真是惊喜交加，感奋莫名！可是我的欣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年来为您讲学的事情，奔走于学府与官署之间，舌敝唇焦，一点也不得要领。您的全集，皇皇四十部大著，果真居则充栋，出则汗人，搬来运去，实在费事，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分量并没有这样子重，因此屡遭退件，退稿。我真是不好意思写这封回信，不过您既已嘱咐了我，我想我还是应该把和各方接洽的前后经过，向您一一报告于后。

首先，我要说明，我们这儿的文化机构，虽然也在提倡所谓文艺，事实上心里是更重视科学的。举个例，我们这儿的文学教授们，只有在“长期发展科学”的名义下，才能申请到文学研究的津贴；好像雕虫末技的文学，要沾上科学之光，才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您不是研究太空或电子的科学家，因此这儿对您的申请，坦白地说，并不那样感兴趣。我们是一个讲究学历和资格的民族：在科举的时代，讲究的是进士，在科学的时代，讲究的是博士。所以当那些审查委员们在“学历”一栏下，发现您只有中学程度，在“通晓语文”

一栏中，只见您“拉丁文稍解，希腊文不通”的时候，他们就面有难色了。也真是的，您的学历表也未免太寒伧了一点；要是您当日也曾去牛津或者剑桥什么的注上一册，情形就不同了。当时我还为您一再辩护，说您虽然没上过大学，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大学敢说不开您一课。那些审查委员听了我的话，毫不动容，连眉毛也不抬一根，只说：“那不相干。我们只照规章办事。既然交不出文凭，就免谈了。”

后来我灵机一动，想到您的作品，就把您的四十部大著，一古脑儿交了上去。隔了好久，又给一古脑儿退了回来，理由是“不获通过”。我立刻打了一个电话去，发现那些审查委员还没散会，便亲自赶去那官署向他们请教。

“尊友莎君的呈件不合规定，”一个老头子答道。

“哦——为什么呢？”

“他没有著作。”

“莎士比亚没有著作？”我几乎跳了起来。“他的诗和剧本不算著作吗？”

“诗，剧本，散文，小说，都不合规定。我们要的是‘学术著作’。”（他把“学术”两字特别加强，但因为他的乡音很重，听起来像在说“瞎说猪炸”。）

“瞎说猪炸？什么是——”

“正正经经的论文。譬如说，名著的批评，研究，考证等等，才算是瞎说猪炸。”

“您老人家能举个例吗？”我异常谦恭地说。

他也不回答我，只管去卷宗堆里搜寻，好一会才从一个卷宗里抽出一叠表格来。“哪，像这些。汉姆莱特的心理分析，论汉姆莱特的悲剧精神，从佛洛伊德的观点论汉姆莱特

和他母亲的关系，汉姆莱特著作年月考，Thou 和 You 在汉姆莱特中的用法，汉姆莱特史无其人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假如莎士比亚写一篇十万字的论文，叫汉姆莱特脚有鸡眼考……”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考虑了，”他说。

“可是，说了半天，汉姆莱特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呀。与其让莎士比亚去论汉姆莱特的鸡眼，为什么不能让他干脆交上汉姆莱特原书呢？”

“那怎么行？汉姆莱特是一本无根无据的创作，作不得数的。汉姆莱特脚有鸡眼考就有根有据了，根据的就是汉姆莱特。有根据，有来历，才是瞎说猪炸。”

显然，您要来我们这儿讲学的事情，无论是在学历上和著作上，都不能通过的。在“曾获何种荣誉”一栏里，我也没有办法为您填上什么。您那个时候还没有诺贝尔，普利泽，巴林根等等奖金，也不时兴颁赠什么荣誉博士学位。您的外文起码得很，根本不可能去国外讲学，或者出席国际笔会之类的大场面。桂冠呢，您那时候倒是有的，可惜您无缘一戴。

对了，说到奖金，我也曾为您申请过的，不过，您千万不要见怪，我在这方面的企图也不成功。有一个奖金委员会的理由是：“主题暧昧，意识模糊”。另一个委员会的评语是：“主题不够积极性，没有表现人性的光明面。”还有一个评审会的意见，也大同小异，不外是说您的作品“缺乏时代意识，没有现实感；又太浪漫，不合古典的三一律”等等。我想，他们的批评，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诚恳的。例如，有一位文学批评的权威，就指责您不该在《李耳王》中让那些不孝的女儿反叛父亲，又说汉姆莱特王子不够积极和坚决，同时剧终

忠奸双方玉石俱毁，也显得用意含混，不足为训。还有人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殉情未免过分夸张爱情，对青少年们恐怕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至于那卷《十四行集》，也有人说它太消极，而且有浓厚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云云。

至于大作在此间报纸副刊或杂志上发表，机会恐怕也不太多。我们的编辑先生所欢迎的，还是以武侠、黑幕，或者女作家们每一张稿纸洒一瓶香水的“长篇哀艳悱恻奇情悲剧小说”为主。我想，您来这儿讲学的事，十有九成是吹了。没有把您的嘱咐办妥，我感到非常的抱歉。不过我相信您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的。您所要争取的，是千古，不是目前，是全人类的崇敬，不是几伙外行的喋喋不休，对吗？凉风起自天末，还望您善自珍重。后会有期，说不定我会去西敏寺拜望您的。敬祝

健康

余光中拜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